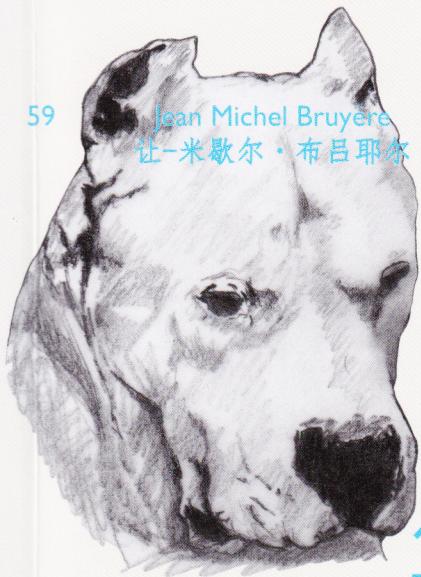


当代
艺术

59

Jean Michel Bruyère
让-米歇尔·布吕耶尔



91

Lin Qiwei
林其蔚

43 Shi Qing
石青

119 Jens Hoffmann
晏思·霍夫曼

27

Adrián Villar Rojas
阿德里安·维拉·罗哈斯

103 Rahic Talif
拉黑子

268

2012年10月刊 定价 2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28/J

ISSN 1005-7722



9 771005 772124

75 Birdhead
鸟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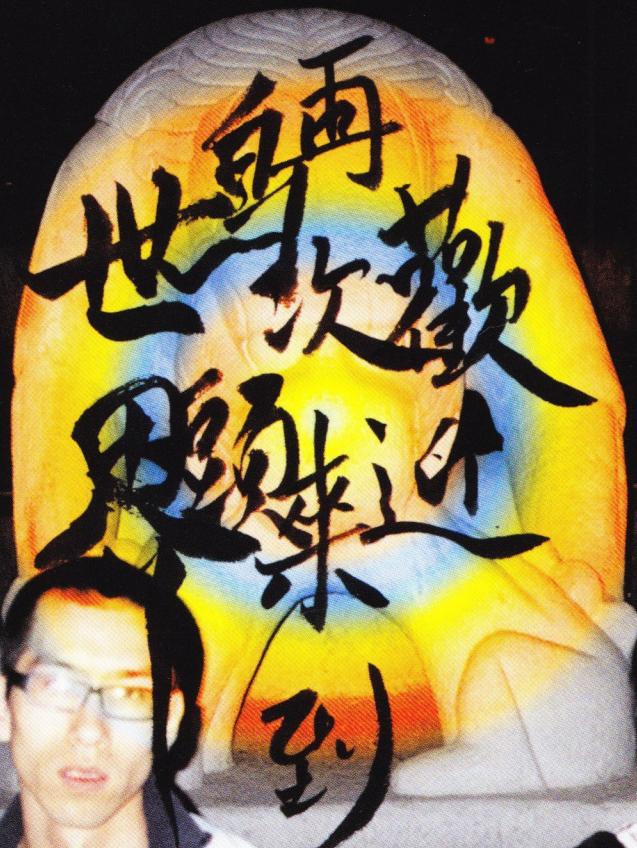


Reported by Liu Xujun

刘旭俊 | 报道

鸟头

Birdh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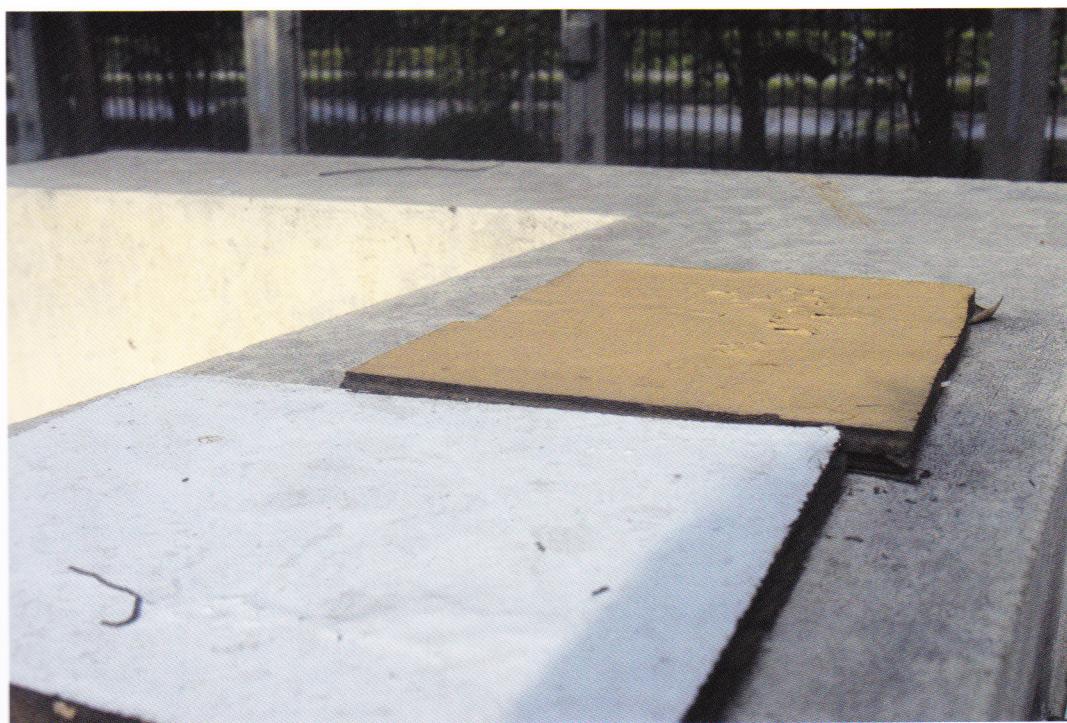
上海滩的鸟头 从黄昏起飞

主演：

宋 涛 饰：宋 涛
季 炜 煦 饰：季 炜 煦
刘 化 童 饰：刘 旭 俊

其他角色：

朋友甲
朋友乙
搬运工
手表厂老板
画廊老板
艺术品藏家



第一幕

白露。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刚降温，宝山显得冷清。满街都盘旋着灰沙，偶有几架军用飞机起落，轰隆声惹得人心烦意乱。

鸟头工作室的外墙面已经出现了裂缝，门口很荒凉，到处是建筑垃圾，边上是挂着“禁止攀登”告示的电子围栏。哪怕有几朵初开的牵牛花，也是无人问津的。

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和刹车声。

时间：
秋日早晨

地点：
鸟头位于
宝山的
工作室

搬运工（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口音，大喊）：鸟头，这里有叫鸟头的吗？

刘旭俊：他们过几分钟就到，我也在等他们。

搬运工：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一卡车的书都是印刷厂让我送来这里的。

刘旭俊：艺术家。

搬运工：艺术家是干什么的？

刘旭俊（点上一根烟，示意他要不要）：就是搞艺术的呗。

搬运工：是不是能搞到很多女人？

刘旭俊（大笑）：哈哈，勉强可以算副业，也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这样。他们搞摄影艺术。哦，也就是拍照。

搬运工（大笑）：那还不是拍不穿衣服的女人的嘛！



又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和刹车声。

一辆白色的轿车停下。走下四个人。

宋涛和季炜煜：抱歉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才参加记者会，耽误了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搬运工（嘟囔）：鸟头是两个人啊？没事干嘛叫这名字。搞艺术的人真是奇怪。

季炜煜：师傅辛苦了啊。麻烦一起把这 1000 多本《大陆之尽头》搬到二楼去吧。

刘旭俊：又重印了？

宋涛：为了 MoMA 的展出，所以又加印了一些。

朋友甲：哎，这次印刷质量太差了。

朋友乙：看见了吧，箱子外面都标记着优良中差……总共五个等级。

刘旭俊（掰手指数）：那还有一个是什么等级的？

宋涛（面带微笑）：烂的！

季炜煜：师傅，先把优和良的给我，另外三批等一下。（迅速脱了粉色衬衫，开了门，独自上楼。）

刘旭俊：现在的质检搞得像考试评等级一样，那些烂的怎么办？

朋友甲：补考。

朋友乙：交重修费。

宋涛：直接留级算了。

* * *

鸟头工作室的二楼。一楼用作暗房，挂着黑色帷幔，光线很差。通往二楼的楼梯很逼仄，众人只好排成直线依次上楼。

季炜煜：谁去买两包烟吧，工作室里没烟了。没烟没气氛啊。

朋友甲：我去吧。哪里有卖？

季炜煜：出门左拐，直走，第一个路口右拐，再直走，再过一个路口再左拐，再一个路口右拐。

朋友甲（用手指比划着路线）：那么麻烦？

宋涛：没办法，这地方周边什么都没有。

刘旭俊：传说中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

宋涛：要是外国人打进来了，把这里设置成作战指挥部，就算有“带路党”指路，都很难找到这里。太他妈隐蔽了。

朋友乙（掏出手机）：而且信号也不好。

季炜煜：你是联通还是移动的？

朋友乙：联通。

刘旭俊（也掏出手机）：移动的信号也不好。

宋涛（两手一摊，无奈状）：别想了。边上有军用飞机场，让你还能有点信号就该谢天谢地了。



鸟头卸下了他们的“羽毛”，两个赤膊的男人站在阳台上，指挥着楼下搬运工，俨然像是城楼上接见欢呼群众的人。

刘旭俊：你们把这里当工作室多久了？

季炜煜：时间不长，一两年吧。就把这里当作暗房来用，平时也不经常过来。

刘旭俊：那之前怎么解决工作场地的？

季炜煜：以前要么是去打印的，要么是借别人的暗房用。很不方便。

刘旭俊：这次参加上海双年展的作品就打算在这里做？

宋涛（吃惊状）：双年展？还作品？还这里做？我们连能不能最终参加双年展都不确定！

刘旭俊：还剩下三个礼拜时间了，还没确定？

宋涛：能不能跟我们大致介绍下双年展的情况？

刘旭俊：哎，你这可是在抢我台词啊。今天是我来采访你们，怎么反倒问我来了。

宋涛（一脸无辜状）：我们是真不知道，不是在装傻啊。昨天碰到林昱，问她，她也不知道。

季炜煜：我们要参展的人知道的情况估计还没你们媒体的多。

刘旭俊（做出一副比谁更无辜的表情）：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联系过相关负责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各有千秋，各说各的。给出的艺术家名单前后变化了两三份，很多艺术家名字旁边都打上了问号标志。艺术作品只提供一个名称，没有图片，不标明是绘画、装置还是影像。区区这些线索，就连上谷歌都查不到。提供了和没提供，根本没多大差别。

宋涛和季炜煜面面相觑。

* * *

二楼连通阳台的房间被对方的书籍占满，众人侧身从中间的缝隙过道钻出，就像疲惫的盗墓者大获成功后心满意得地退出墓穴一般。众人到楼下，围坐在工作台边，各自点上烟，开始闲聊。

刘旭俊：上海双年展的主办方是怎么联系你们的？

宋涛（玩起了吐烟圈游戏）：就一个电话。

刘旭俊：没了？没有正式的邮件和邀请函？

宋涛：就这些。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过正式的邀请函。

季炜煜（吐了一口烟）：说实话，到现在为止，究竟是四个策展人里谁邀请我们的，我们都还不知道。

刘旭俊：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联系你的？

宋涛：某天早上，在平时都被尿憋醒的时候，突然被一个陌生电话吵醒了。一听是一个女孩子，她也没说自己是谁，就说她是双年展的负责人，说了一通恭维的话，还喊我宋老师。

刘旭俊：嗯，一般拍照的都容易被人喊成老师。比如拍别人的陈冠希陈老师，比如被别人拍的苍井空苍老师。

宋涛：我赶紧纠正她说，这里没有宋老师，我叫宋涛。然后她说联系方式是从我们老板那里弄到的。

刘旭俊：就这么简单而草率？没了？

宋涛（烟抽完了，只好摆弄 ZIPPO 打火机玩）：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后过了半分钟，忽然醒过来。那怎么办，只好答应她。大概她还以为我是思考了半分钟才答应的呢。

刘旭俊：这个过程怎么听着像诈骗电话的桥段啊！

宋涛（大笑）：哈哈，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这么说过。

众人甚为满意的哄堂大笑。



鸟头，《新村》系列，2006，鸟头 | 图片提供

幕间独白

鸟头（沪语独白）：新村？！阿拉七八岁额辰光真叫是拆刮里新，新到只有灰沙飞来

飞去，新到只有建筑垃圾，新到呒没一丝丝绿颜色，新到呒没路灯，新到差勿多每日天才

好看到搬场额卡车。新到夏天夜里只有得老远地方田鸡呱啦呱啦穷叫！还有浑身上下统统

散发出水门汀味道的 6 层楼房子！！！

现在，吟咏诗口占词还叫新诗以外，吟咏声伎如上声上律，它就平稳了，也用八目就

现在，除航达六车间迁到新村以外，磨物车间邵山肖永禄、安蔚平德了，老生八年就有了路灯都路灯下头领夜排班。次版碑。老远地方领田鸿叫离阿拉运了。运到阿拉斯都旺

阿拉当然要拍侬！阿拉额 6 层楼房子！阿拉额散发了水门汀味道额6层楼房子！！

阿拉额哗啦啦造起来又哗啦啦推下去额 6 层楼房子！！！因为阿拉就是侬！阿拉了了侬旁边下巴脱枷，阿拉了了侬旁边踏脚踏车穿过，阿拉了了侬旁边亲热香面孔，阿拉了了侬旁边嘴上门。唱出哗啦，脱枷眼笑，扎个利落帮侬立了一道！

第二幕

房间里布满了烟雾的氤氲，墙壁上挂着鸟头拍摄的作品，储物柜上方排了一列卡通形象的玩偶。

时间：
秋日下午

地点：
客厅

刘旭俊：那就谈谈你们的作品吧。这次参见双年展的是《新村》里的，还是《大陆之尽头》里的？总不至于现在创作新作品吧，时间来不及了。

季炜煜：这个真不知道。我们也没跟主办方签什么保密协议，我们也很想知道能拿什么作品参展。

刘旭俊：为什么呢？

季炜煜：这个不应该问我们，要去问主办方。

宋涛：他们到现在连场地都还没最终确定，我们怎么知道能拿什么作品参展？

朋友甲（冷笑）：中国特色。

朋友乙（冷笑）：意料之中。

宋涛：他们最早说，给我们一面墙，长35米高3.5米。问题是，那个场馆的总高度很高，这种高度的墙面看上去很不协调。我们就争取说，一定要加高墙面高度。

刘旭俊：然后呢？

宋涛：经过了好几轮、好几个来回的谈判，他们终于答应了，把墙面加高到8米。

朋友甲：幸好不是六方会谈。

朋友乙：不容易。

宋涛：现在的问题是，主办方就提供一堵水泥墙。没了。不允许加设木板。哪怕就是自己掏腰包出钱来做，他们估计也不同意。

刘旭俊：我很好奇，布展的时候，你们的摄影作品怎么上墙？

宋涛（又好气又愤怒）：跟我联系的小姑娘说了，自己用图钉把作品钉上去！

朋友甲：在水泥墙上钉图钉！

朋友乙：这个行为艺术的创意不错！



墙头，《新村》系列 2010

香烟越抽越多，房间里烟雾缭绕着，丝毫没有阻断聊天的谈兴。香烟屁股被一根根安插在树桩模样的烟灰缸里，活像是给聊天中牺牲掉的唾沫竖立起的纪念墓碑。

季炜煜：你说，上海双年展能准时开幕吗？

刘旭俊：准时开幕应该没有问题，只不过现在像是仓促应战。

宋涛：我们现在连我们展出的场馆都没被安排去看过。听说场馆内部装修也没完全竣工？

刘旭俊：是的。不过据说已经有三组施工队在轮番抢修了。

朋友甲（冷笑）：中国特色。

朋友乙（冷笑）：意料之中。

朋友甲：放心，准时开幕肯定没问题，想想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吧。

朋友乙：前一天北京还积雪深厚，第二天地面就彻底干了。

宋涛：那是，中国从来不缺劳动力。派 30 万人过去，规定一人吃一口雪，也能把这些积雪全部清除掉了。

季炜煜：进水问题好解决，这 30 万人的排水问题可不好解决！

宋涛：在边上建造一个可供 30 万人同时使用的厕所。

刘旭俊：哈哈，又是一个行为艺术的创意！

宋涛：全世界原本只有两个国家能创造出这么大型的行为艺术。除了我们，还有东边的邻居。不过他们没钱，所以就只剩下我们了。

刘旭俊：现在不担心上海双年展是否能够如期举行，是否会烂尾了？

宋涛：当然不会。在这点上，我还是很相信中国人的。只不过，最近的很多大型活动都是这么阴云诡谲，流言四起，很有让人想象的空间。

众人会心一笑。



鸟头，《新村》系列，2006，鸟头 | 图片提供

面对着鸟头拍摄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作品随意地搁在储物柜上，贴在橱门上。指着一幅黑猩猩与花的照片。

刘旭俊：这张照片很有荒木经惟的风格。花朵与色情，花朵是女阴的隐喻，不过在植物学上，花朵本来就是植物的生殖器。

宋涛（喜出望外状）：哈哈，我是荒木老师的粉丝。

刘旭俊：我早发现这一点了。不过这张除了向前辈致敬的意味，还透露出一些反讽。

宋涛：怎么讲？

刘旭俊：你把柔媚娇羞的女性换成了黑猩猩的玩偶啊，这还不够反讽嘛？

宋涛：哈哈，这是一次误打误撞，不是有意为之的。那个猩猩是别人的，那朵遮挡住它生殖器的花也是别人放上去的。我们碰巧看见就拍了。

刘旭俊：严格来说，色情也是一种艺术。你们如何看待这方面的摄影。比如陈老师的展品。嗯，你懂的。

宋涛（继续喜出望外）：哈哈，我也是陈冠希的粉丝。

刘旭俊：很认真地讲，你对他的摄影作品怎么看？

宋涛：你敢登吗？你敢登我就敢说。

刘旭俊：哈哈，你敢说我不敢登？

宋涛：老实讲，我当年有400多张他的照片，几乎就是全集。陈冠希的镜头感和艺术感觉很好，他没把那些照片当色情来对待，而是当艺术。后来，有个人把那些张柏芝的照片重新处理了一遍，发到微博上了。把光线和饱和度调整了一下，把粒子变粗，现在看来也觉得真他妈艺术。我还转发了呢。

* * *

五个男人围坐在一起，终于从外围话题慢慢逼近男女之事，每个人的神情都开始激动起来，而手中的香烟则依旧缓慢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刘旭俊：可是看你们的作品，拍摄女性的比例很少啊，更没有一丝不挂的女人。只能说你们太一丝不苟了，对没功夫关心一丝不挂的事情。

季炜煜：其实我们也拍过女人。哈哈，只是因为觉得拍女人太没意思了，我们很“自恋”。早在我们这个组合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整天自拍，我拍他，他拍我。

宋涛（大笑不止）：用现在的说法来讲，这就叫“搅基”。哈哈。

刘旭俊：那么，你们两个的合影是谁拍的呢？

宋涛：哎，相机都有自动拍摄功能嘛，定好时间，然后跑到镜头前摆好Pose就行了。

刘旭俊（假装面露鄙夷的神情）：嗯，纯爷们化身文青女了。不过，小清新流行疯狂自拍自恋是这几年的事。

宋涛（掐灭了烟，猛拍了一下大腿）：阿拉老卵呀！人家现在玩的自拍，我们2005年就玩了。人家现在流行的自拍造型，我们当时就已经用了。哦，这绝对是开山鼻祖级的。

片断拍摄于2015.8.20 上海《好雨》

季炜煜摆弄着相机，宋涛托着腮帮若有所思，因为他们知道即将要谈论起的学生生涯仿佛总要应景地配合上一些感伤的姿势和语气。

刘旭俊：那你们最早玩拍照，是为了泡妞？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才走上这条路不归路的。毕竟摄影设备很费钱，俗话说“吸毒毁一生，单反穷三代”啊。

画外音独白：就是搞艺术的呗……是不是能搞到很多女人……哈哈，勉强可以算副业，也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这样。他们搞摄影艺术。哦，也就是拍照……那还不是拍不穿衣服的女人的嘛！

季炜煜：当时根本没想过。后来嘛……后来就变成我们两个自拍了呀。

刘旭俊：现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尼康或者佳能，绝对是“把妹利器”啊。

宋涛(面露不屑): 这玩意没用。我觉得,要牛逼的话,就应该拿个海鸥牌相机去泡妞。

刘旭俊：可你们自拍的照片，这两年也越来越少了。

宋涛和季炜煜（异口同声）：哈哈，我们感情破裂了。

刘旭俊：所以你们就拍新村，拍街边的涂鸦、标语和违章建筑什么的了。假如你们再移情别恋，你们下一步会拍什么？

宋涛和季炜煜面面相觑，若有所思，但并没有回答。



鸟头，《新村》系列，2006，鸟头 | 图片提供

第三幕

陆家嘴的上空像是刚发生了一场惨烈战斗一样，留下了血色的残阳和暗黑的烟云。万国建筑博览群依旧是银行家们的领地，上头插满了红旗，每隔一阵就会飘来《东方红》的钟声。黄浦江的鸟头从黄昏起飞。

时间：
秋日黄昏

地点：
和平饭店
二楼，
一款由鸟头
设计的手表
发布会。

* * *

钟声、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声音、高脚杯碰撞的声音，以及各国语言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人有种头晕目眩、恍若隔世的错觉。鸟头迅速把他们设计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尽可能地从人群里辨识出认识的人，并与他们打招呼。

艺术品藏家（举起手腕示意给他们看）：哈哈，鸟头，哈哈，终于看到你们了，哈哈，这手表很不错，哈哈。

宋涛：哟，你好你好。

季炜煜（默不作声站在一边）

画廊老板：今天的场面如何？

宋涛：哈哈，不错不错。

季炜煜（默不作声走到另一边）

手表厂老板（翘着兰花指捏住一只盛满香槟的高脚杯）：啊，你们就是鸟头？听说你们是上海人？喔哟哟，蛮嗲。

宋涛笑了一下，季炜煜也笑了一下。

手表厂老板：知道你们还是在那一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为了拓展国内艺术家与我们的合作，找到你们真是幸运。

宋涛又笑了一下，季炜煜也又笑了一下。

手表厂老板：过会儿就是媒体发布会了，我们去中间吧。

季炜煜看了一眼画廊老板，宋涛看了一眼季炜煜，跟在手表厂老板身后穿过了人群。

第三幕

陆家嘴的上空像是刚发生了一场惨烈战斗一样，留下了血色的残阳和暗黑的烟云。万国建筑博览群依旧是银行家们的领地，上头插满了红旗，每隔一阵就会飘来《东方红》的钟声。黄浦江的鸟头从黄昏起飞。

时间：
秋日黄昏

地点：
和平饭店
二楼，
一款由鸟头
设计的手表
发布会。

* * *

钟声、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声音、高脚杯碰撞的声音，以及各国语言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人有种头晕目眩、恍若隔世的错觉。鸟头迅速把他们设计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尽可能地从人群里辨识出认识的人，并与他们打招呼。

艺术品藏家（举起手腕示意给他们看）：哈哈，鸟头，哈哈，终于看到你们了，哈哈，这手表很不错，哈哈。

宋涛：哟，你好你好。

季炜煜（默不作声站在一边）

画廊老板：今天的场面如何？

宋涛：哈哈，不错不错。

季炜煜（默不作声走到另一边）

手表厂老板（翘着兰花指捏住一只盛满香槟的高脚杯）：啊，你们就是鸟头？听说你们是上海人？喔哟哟，蛮嗲。

宋涛笑了一下，季炜煜也笑了一下。

手表厂老板：知道你们还是在那一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为了拓展国内艺术家与我们的合作，找到你们真是幸运。

宋涛又笑了一下，季炜煜也笑了一下。

手表厂老板：过会儿就是媒体发布会了，我们去中间吧。

季炜煜看了一眼画廊老板，宋涛看了一眼季炜煜，跟在手表厂老板身后穿过了人群。



虽然鸟头的打扮相当时尚，但是在这种社交场合总是显得很拘谨，任凭各种款式的高跟鞋从身旁驶过，仍然只是报以羞涩的笑容。

刘旭俊：我看你发布会的时候对答流利、口若悬河啊。要是给你配点嘻哈的音乐，真能把你当成是哈狗帮的主唱来这里表演饶舌了。

宋涛：哈哈，过奖。这些话我都说了无数遍了，就像复读机一样，能不流利吗？

季炜煜：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记者是怎么搞的。问出来的问题总让人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还都十分雷同。比如，你们为什么要叫鸟头，你们为什么要拍新村，你们为什么……

宋涛：我想以后干脆这样。我把标准答案都存在手机里，谁要问，我就发短信给他。或者发在微博上也一样，谁要问，我就@他。这样记者省力，我也省力。

刘旭俊：你们应该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吧，不至于如此不适应啊！

宋涛和季炜煜（异口同声）：真他妈不适应！

刘旭俊：刚才手表厂老板说，认识你们是源于威尼斯双年展，你们参加时的心情和现在要参加上海双年展一样吗？

宋涛：没什么心情不心情的，都是老板让我们去的。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也无所谓，你看我们最近又要忙北京的展览，又要忙MoMA的事情，又要忙手表设计，还要忙上海双年展。说句实话，我是最好什么事情也没有，宁可回家洗洗脚，躺在床上睡觉。

刘旭俊：既然威尼斯双年展能给你们带来这次合作，那么有没有期待上海双年展能给你们带来什么？

宋涛：你确定说的是期待？哈哈！

